

Moonlight

——男主角的名字暮萊是取自英文 Moonlight 的諧音，此故事為雙主角的視角，每一章節標題的名字是該章的敘事視角。

前言

Selenophobia : 月亮恐懼症。對於月亮或其光芒感到恐懼的病症。

第一章 暮萊

「我不要！走開！」我的力氣根本推不開他。他把我的雙手禁錮在頭頂，他脫掉我的衣服、褲子。冬天的寒風如同刀刃一般，使我的皮膚刺痛不已。

「叫也沒有用，這裡沒有人的」我的喉嚨被我吼的沙啞，我只能在他對我的身體做出極度汗穢之事時，發出斷斷續續的呼叫聲。

我的目光停留在那輪滿月上，它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中，那晚，它的皎潔明亮沒有救了我，反而顯得我十分地骯髒。

第二章 曦恩

小鎮的秋天總是陰雨綿綿，一個月裡頭有半數的日子都是不見藍天。

爸爸回到家時，我正將優碘擦在腹部的傷口，疼痛使我悶哼了一聲。爸爸把我叫進客廳，滿地散落的酒瓶和空氣中的酒氣讓我不禁皺起眉頭。

「去給我買酒」那是爸爸每天都要求我的事。

「爸，你不要再喝了」三年了，這三年來，他的酒癮沒有停過，也不想停止。

「你這個臭小子，你現在敢頂嘴了嘛」他站起身，硬生生地把拳頭揍在我的臉上，痛覺像是螞蟥一般逐漸從臉部爬到我的身體。

「你給我滾出去，沒用的臭東西」他邊大聲的吆喝，邊重重地在我的腹部踢了一腳，我在痛覺的折磨下，跑出這破舊的房子，瞬間傾盆的大雨恨恨拍打在我的身上。

我奔跑在濕滑的街道，我不知道該去哪裡，我就這麼跑著，最後跑上後山頂端的涼亭。

「靠，全身都濕透了。」我把衣服多餘的水份擠乾。這是這個月的第三次了，爸爸打了我一頓就把我趕出來，我雖然真的比他高，力氣也不輸他，但全身的瘀青和傷口真的沒辦法讓我能反抗。我邊查看剛剛又增加的瘀青邊往涼亭的椅子上坐去。

「碰」我沒注意到椅子缺了一角，就這麼硬生生的跌到了地板。

「我的天呀，今天我到底被什麼給詛咒了」只覺得似乎是全身都疼，所以臀部的痛覺似乎被抵銷了一般。

「你沒事吧？」這男孩聲音來的突然，害我哆嗦了一下。我朝聲音的來源看去，只見一個穿著淡綠色雨衣的男孩站在大樹旁，他似乎與我同齡，但那雙水汪汪的大眼和淡咖啡色的捲髮倒使他像個弟弟。

「哦！我沒事，只是沒坐穩而已。」我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塵。那男孩慢慢的走向我，他的眼神很堅定，似乎不在意我是不是奇怪的人。

「你的臉頰可不是這樣告訴我的。」我摸著臉頰的瘀青，我竟然忘了它的存在。他走到我的跟前，我靜靜地看著他灰色的眼眸，那清澈如滿月一般。

他拉著我的手說道：「走吧，跟我來。」而我步履蹣跚地走在他後頭。

「去哪？你應該不是壞人吧。」我的疑問自顧自地脫口而出。他回頭看了我一眼並說：「若你都這樣問了，我看就算真的壞人在你面前，他也會說自己是好人。」

他帶著我走了一條滿是落葉和青苔的長階。長階的盡頭是一間民宅，那是間外牆種滿植物，前院種滿了橡樹。他打開家門，我脫下髒兮兮的布鞋和他走上了二樓的房間。房間裏頭一片漆黑，只有一盞夜燈獨自的閃爍，窗簾拉得嚴實。

「坐在床邊吧，我來幫你擦藥。」他走進房間的小隔間中取了一個醫療箱。我老老實實的坐著，他也不急不徐地替我包紮傷口。

「你被欺負嗎？怎麼都是傷口。」他說著。我和他對望了幾秒才意識到他說了什麼。

「哦~ 這是我爸打的」他沒有什麼情緒，就這麼塗著藥膏。等他包紮完後，他帶我走到前院，雨已經停了，烏雲有消散的趨勢。

「那你呢？你怎麼在涼亭那」我說。他有種魅力，讓我不知不覺的想要望著。

「天氣好，所以想要出門走走。」他的聲音很好聽，從容不迫的節奏。天氣好？這不剛剛下著大雨嗎？怎麼倒說天氣好呢？我看他正望著已經雲朵消散的天空。

「你該走了！時間不早了」他拉著我走到前院的門口。「這條路直直走就是剛剛那個涼亭，掰掰」他把我推出大門後，就準備往屋子走去。

「等等！」我喊著，而他也轉過身來。「你還沒說你的名字呢！」他給了我一抹微笑，而這微笑讓多年後的我依舊慶幸自己在此時叫住了他。

「我叫暮萊。」說完他就走進房子裡頭。

「我是曦恩，很高興認識你。」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聽到，但我想這就足夠了。

第三章 暮萊

那個滿是傷痕男孩在離開家裡之後，每天都出現在家前的那條小徑。他說他喜歡和我處在一塊。他每天都給我帶來我過去兩年未曾體會過的陪伴，這有些奇特，我認識他不到幾個月，但他自由又隨心所欲的個性，莫名地感染我一股寧靜與好奇。

有一天，他帶著一隻貓咪來到家裡，是隻黃色的斑紋貓。「這送給你，這是我家鄰貓生的，我看你都一個人住在這，牠就來當你的搭檔吧。」我摸著貓咪的頭，牠好小，好軟好溫暖。

再來還有一天，我看到他額角有一道傷口，我問了他，他說那是爸爸打的，什麼樣的爸爸可以讓他這樣受傷，我沒有多問，他也如常地給了我好像沒有煩惱一般的微笑。

但從昨天開始，他都沒有出現，對於一個每天準時出現的人，這已經是失常了。我呆坐在客廳的落地窗旁，一直等著，但直到現在，天色都已昏暗，我依舊沒看到他的身影。

快到 10 點時，我想他應該不會出現了，所以我正準備上床睡覺，但此時客廳的那片玻璃發出細碎微弱的敲打聲。我緩緩地走到客廳，我怕那是小偷或是附近的野生動物，就隨手拿了一支火爐的鐵棒。小貓也聽到聲音，從樓上跑了下來。

「碰、碰、碰」那是一隻熟悉的手正在敲著，我認出那隻手，那是他，但那隻手的位置太低了，像是正倒在地上。我趕緊開門，是他，傷痕累累的倒在那。

我搖了搖他，他嗚咽了一聲。「你怎麼在這，怎麼被打成這樣。」我扶著他，把他躺進客廳的沙發上。

「我爸發酒瘋，說我是個拖油瓶」他虛弱的說著。我拉起他的衣袖，那隻手上，有瘀青和被菸燙的痕跡，我小心翼翼的處理那些傷口。

「那你怎麼不去醫院，不去警察局，為什麼要來我這裡。」我看著他，他也看著我。

「因為我只想得到來你這裡了。」他傻笑著。那是第一次我的內心有股波瀾，想要幫助一個我所在意的人的感覺。

「白癡，我能做什麼，我只是個害怕許多事情的人。」我包紮完他的傷口，我往外看去，一輪明月就這樣掛在天上，一連串的回憶突然湧上我的心頭，我無法控制身體的顫抖。

「你沒事吧」他狼狽的坐起身，把一隻手放到我我的背上，但當他的手碰到我時，那股噁心的感覺直衝我的腦門，下一秒我就打掉他的手。

「我沒事，我沒事」那個男人，那個夜晚，那輪明月，那雙上下侵犯我的手，被禁錮無法動彈的我。這些畫面讓我連站起身都顯得吃力。

「你真的沒……」他話還沒說完，我就拔腿衝進二樓的房間。

我感覺那個男人的手在我的臀部來回撫摸，他扯著我的頭髮，在我耳邊說著極度污辱的字眼。我閉上雙眼希望回憶不要再出現了，但它們停不下來。

「暮萊！快開門，發生什麼事了？」曦恩敲打著房門，但我無力面對他，我沒有想到月亮會這麼出現，我更沒想到他也會出現。而我最脆弱的一面也被他看見。

第四章 曦恩

暮萊把自己關在房間後，我坐在客廳，我看著那輪明月，月光皎潔無暇，但似乎，他深深地懼怕月亮。我悄悄地離開這棟房子，身上的疼痛讓我舉步維艱，但我就這麼睡在前院的搖椅上。

接下來的幾日，暮萊都沒有離開那間房間，他不吃飯，不和我交談。我曾有幾次想要撬開房門，但他似乎知道我要做什麼一樣，用重物抵住了門。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很擔心，但他卻不肯打開他的心房。就連小貓也沒辦法進去，我和牠就這麼被拒於門外。

直到某一天，一台車開進前院，車上下來了一名女人，她的臉有幾分和暮萊長的相似，我想這就是暮萊的母親，我只聽過他提起她一次。

我打開前門，她見著是我，從驚愕的神情轉為溫暖的微笑，那抹微笑就如同暮萊的一樣迷人。「你就是曦恩吧，那個一直陪著暮萊的男孩」她邊說著邊綁起那頭卷髮。

「阿姨妳知道我？」我把有些弄亂的客廳整理了一下。

「暮萊常常提起你，在電話裏頭提到……」她慢慢走到樓上，下來時，暮萊竟然跟在後頭。一頭充滿油光的頭髮和邋邋的衣服。

「暮萊，去洗澡。曦恩，你來外頭和我聊聊。」阿姨拉著我到外頭的長椅上坐著。

「曦恩，我相信你也看到暮萊的情況了，我這次回來也是為了解決這件事。」我看著她嚴肅間帶著溫柔的眼眸。

「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嗎？」暮萊雙眼無神的走過客廳，我看著他，心裡不禁一陣酸澀。

「唉……這孩子他……現在想起來，我真的是對不住他。」阿姨擦拭著眼角的淚珠，聲音也哽咽不已。「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因為有事到市區一趟，留他一個人在家，但沒有想到，有一個醉漢誤闖我們家，更可怕的是，他竟然性侵暮萊，暮萊年紀那麼小，我回到家時，他已經昏過去了，瘦小的身體什麼都沒穿。」阿姨說完就捂著眼睛，早已哭得泣不成聲，我拍了拍她的背，希望可以給予一絲絲的安慰。

「他……他……他自從那時候，只要在晚上看到月亮，他就會顫抖不止，一個人躲在房間不與別人接觸，我問過醫生，他說這可能是創傷後遺的月光恐懼症，應該是因為他在那晚看過月亮，讓月亮和那晚的一切有了連結，所以讓他想起那些回憶。」我擁抱了阿姨，抬起視線後，只見暮萊站在落地窗旁，他皺著眉，什麼也沒表示就走到樓上。

我和阿姨說我想去看看暮萊，阿姨點點頭，叫我快去找他。我敲了敲房門，暮萊小小聲的應了一聲。我打開門，他背對著我坐在床沿。我環著他的肩，把他的頭靠在我的肩膀。

「你知道，你都知道了。」他說著。我抱著他的力道不禁重了些。「那個男人在我從醫院出來後，被判刑了，到他老死都沒辦法出來。」他又說著，毫無情感的。

「暮萊，和我一起去海邊吧。」我想這是我能給予他的陪伴，我想成為帶領他走出黑暗的人。

「蛤？」暮萊從我的胸懷裡頭抬起頭，一臉疑惑。

「我想讓你從陰影中走出來，就算能改變一點點，我也想要試試看。你願意相信我嗎？」我握住暮萊的手，我看見他的眼角有淚光閃爍著。他低下頭，沉默許久，最後點了點頭。

暮萊，相信我，我一直都會在，不離開。

第五章 曦恩

今天是在海邊的第二天，我們住在一間阿姨幫我們預定的小屋裡頭，昨天下了場雨，月亮沒有出現，所以暮萊整路都顯得輕鬆許多。

今天我們沒有做什麼，就只有在屋子裡頭聽著音樂，讀著幾本書。現在正是午夜，我睡不著，所以披著一件外套就走到海灘上，我坐在離潮汐不遠的石頭上。我想著，這次帶暮萊到海邊，就是想或許有我的陪伴，他能不怕月亮，不怕月光，我冷笑了一下，搞不好我把自己想的太重要了。

夜晚的海風很舒爽，海浪的聲音也讓人慢慢的放鬆了下來。天空還佈滿著昨日未散的烏雲。

「怎麼不睡覺，來這裡吹風？」我回頭一看，是暮萊，身上也沒穿什麼保暖的衣物。

「怎麼不穿外套，來，過來我這。」我把外套包裹住他，他的身材很瘦小，一手就可以把他抱在懷裡。他的後腦勺佔滿了我的目光，我遇到他，是多麼倉促突然的事情，這幾個月，我知道自己的心裡只有他，不僅僅是喜歡，是想要保護他，扶持他。但我連父親的暴行都沒辦法去反抗，我拿什麼保證自己可以保護一個人。

「曦恩，我們在一起吧，我知道很突然，但我想，我不能沒有你。」暮萊轉過頭看著我，並輕輕的在我的臉頰上留下一個吻。

「暮萊，直到剛剛，我的心中都有一種，我沒辦法保護你的想法，我連爸爸的暴力都解決不了」出發前我明明對自己很有信心的，但直到剛剛暮萊的告白，我才認真的意識到自己或許真的不夠好。

「這不能怪你，你一直以來都給予我很多，你的出現給了我陪伴，你的無憂無慮給了我一絲放鬆，是你讓我想要改變的。」他捧著我的臉，我閉上雙眼，在海浪的共鳴下，我感受到他的唇，我告訴自己，我可以的。

一陣風吹過我們的皮膚，一道光芒也照在我們的身上，是月光，烏雲被吹散了，月亮越過雲朵，露出面兒。

「我可以請媽媽幫你，她可以幫你處理你爸爸的事情。我不想看你一直被打，讓我幫你，拜託」暮萊頭上的烏雲早已都吹的精光，我看著他的髮絲在月光的照耀下，十分的美麗。

「我很高興你能這麼說，你要幫我可以，但我只想在你成功跨越陰影後，才想要接受幫助。」我看著暮萊毫無知覺自己早已在月亮的照耀下，輕鬆的說這話。

「我會的，為了你，我會願意試試」

「那暮萊，你看看天空。」他跟著我的視線往天上看，當他看到月亮是多麼的耀眼時，顫抖蔓延至整個身體。

「曦恩，我們快進到屋裡。」他抓著我的胳膊，或許是害怕的情緒，力道有些重。

「你願不願意相信我一次，讓我陪著你，你會成功的。」我拿開他緊抓不放的雙手。摸著他的小臉。相信我，暮萊。

他微微地點了頭，我牽著他的手，一開始我們都是背對月亮慢慢的走在沙灘上，我走的自然，但暮萊一開始都還有些笨重。

當我們走到一個觀海平台上時，我開玩笑地做了個鞠躬的動作，伸出我的手說道：「有沒有這個榮幸可以請你和我跳支舞，暮萊先生。」他起初還有些遲疑，但我對他挑了挑眉後，他就甘願的握住我的手。

「看來這樣乾跳也是尷尬的哈哈。」暮萊邊說著，邊把手另一隻手搭在我的肩

上。「就讓我為您唱一首歌吧。」說完我就清了一下喉中的痰。「太陽正在西沉，而你就站在我面前，眼前播放的電影，但我們卻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我已經陷進你的每一分每一毫。」這是最喜歡的歌，因為他正好就是暮萊的名字。

我們跳著跳著，就開始在平台上轉著圈，剛開始暮萊轉到面向月亮的方向時，還會撇過頭，但漸漸地，他也敢看著它，雖然身子還是會顫抖，但至少不會害怕看著月亮。我們沈浸在月光的照耀下，跳著這支沒有名字舞蹈，直至天明。

暮萊，過去的人生怪我沒有早點遇見你，或許就不會有這些黑暗的回憶，就連月光都照不清的陰影。現在有我在，讓我這個晨曦照亮你吧。

第六章 暮萊

那晚，我和曦恩在月光底下跳了一晚的舞。那是我在事發後，第一次專注的看著月亮，雖然我還是會想起那些不堪，但有曦恩的陪伴，減少了我對於恐懼的沉淪。

我很開心我可以慢慢的去面對過去的一切，在看到媽媽對著曦恩哭泣時，內心裡頭有一處正慢慢的崩落，我知道那是我這些年不斷阻隔我和他人的那道心牆。曦恩的到來像是那道牆出現的裂縫，隨著他的次次出現，石牆也逐漸開始倒塌。

而就算我對抗自己的心魔有些進展，可是曦恩最近依然被打的遍體鱗傷，這次打的特別嚴重，他來找我時一直都沒說話，結果只是咳嗽一下，口中的鮮血就這麼吐在地上，他忍著痛，因為他怕我擔心。我趕緊帶他去醫院，醫生說他被打到內出血，幸好有緊急帶來醫院，不然可能就會喪命。

我看著病床上昏迷的他，整個臉都沒有血色，原本俊俏的臉，也都是瘀青和傷口。我知道我不能在讓他過著這樣的生活，他總對我說沒事，但其實並不盡然，他承諾自己要在情況好轉之後，願意接受我的幫助，我想正是時候了。

我離開病房，打給媽媽，告訴她一切。媽媽很驚訝，因為她和曦恩談話時，並沒有看到那些傷口，並告訴我她會全力幫助他。曦恩，一直以來都是你在保護我，這次換我來保護你，你說好不好？

一個月後，曦恩出院了，他知道我請媽媽處理他的事情，他理解，也願意配合媽媽的安排，他什麼都沒有說，只在有一晚睡前，和我小小聲的說：「對於爸爸，我只希望他能好好的活著，他人並不壞，他只是沒有走出那些他過不去的悲痛。」我點點頭，並在他的額上吻了一下。

過沒幾週，媽媽就告訴我們兩個，曦恩的爸爸被判刑，是三年的刑期。我看著曦恩，他依然沉默著，但或許開心自己的爸爸不用被關太久，嘴角還是漾起了一抹微笑。

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從幾個月前的膽小怯怕到如今可以和曦恩在屋頂，看著這碩大的月圓。今晚的風帶著一點茉莉的味道，我靠在曦恩的肩膀上，回想過去的日子，那個男人曾經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但此時的他，似乎已消失不見。

而曦恩，他闖入我的生活，打從他出現在那個涼亭時，我就覺得自己和他的緣分不會僅僅只是擦藥的小事，因為我看見他的眼裡透著很特別光芒，我一直告訴自己，那可能是月亮牽引著他來到我身邊。曦恩，如同太陽閃耀動人的你，謝謝你遇見我，暮萊，寧靜孤獨的月亮。

「暮萊先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他又做出那個滑稽的宮廷禮儀。我牽著他的手，搭著他的肩。

「這次就讓我來為你唱首歌吧」這次就讓我唱那首和我名字一樣的歌吧。

「我從沒想過，你能把月光握在你的手中，直到我們共舞的那個夜晚，我才知道我是你的那道月光。」我的歌聲彷彿和微風一同歡樂般，迴蕩在這月光滿照的午夜中。

"When he's holding me tight. And he calls me "Moonlight" too" from Moonlight by Ariana Grande

後記

獻給那些和我一樣深受過去陰影而痛苦的人和那些被不公平對待的生命們，是你們的堅強讓我有勇氣活下去。

不管是恐懼或是痛苦遭遇都不是定義我們存在價值的代名詞。

(6420 字)